



走過戰地歲月，迎接文學光輝
仙洲·戰地·曙光：金門馬祖文學特展

冷戰旗手的文藝復興

馬祖文學概說

文／謝昭華
詩人、連江縣衛生局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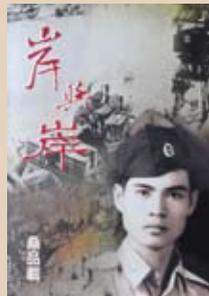
圖／國立台灣文學館

解嚴之後，馬祖政經環境劇變，從硝煙戰火到漁舟點點，從遺世臣民到旅人新站，詩人預告了群島新世紀的黎明：島嶼逐漸甦醒，世界沈睡遠方／冷霧像小孩覆蓋甜甜夢境的羽被／童年的足跡是雨後的陽光／清晰地 在岡林間移行……

馬祖列島的近代社會發展可以分為三個時期：1949年以前、1949年國軍自中國大陸撤守馬祖以至1992年，以及1992年解除戒嚴令後至今。以文學內涵而言，第一個時期乃是自明清時代以迄民國，國民政府軍隊來此以前，主要以文言作品為主，大多以斷簡殘篇散存於各類史料之中。

第二個時期以後的寫作年代大都橫跨1949年以後的兩個時期，雖不像台灣在日治前後有所謂失落語言的一代，但戰地政務期間，由於戒嚴令的實施，馬祖群島在高壓軍事管理之下，成為二戰後全球冷戰年代旗手，反共急先鋒。地方上一切建設以軍事化為優先，反映於文學創作，書寫內容也與軍事治理下的馬祖軍民生活息息相關。蔣勳曾寫過一篇〈一張入境照片——寫給白犬島〉的回憶式散文，敘述他隨家人自中國大陸暫居於馬祖島嶼的童年往事。作家桑品載的自傳式小說集《岸與岸》敘述自己從政戰學校分發到任務最險苦的反共救國軍，在馬祖東犬島軍中服役。而僅戰爭時期才會有的軍妓故事，在二戰時期歐亞大陸各個大大小小的戰場上都發生過；舒暢就以當時馬祖特殊時空與特有環境中的人事寫成長篇小說《那年在特約茶室》，留下當時底層軍民的時代記憶，難得的是他並不以誇飾或奇觀為要，朱天文在此書序文中將它與黃春明的作品《看海的女人》相提並論，說「《那年在特約茶室》以作者的情懷和寄託收場，那是『曲終奏雅』，終結於即便如何的亂世，亦賦予一份理知，一個說法，一種憧憬。」民間其他作者的作品大多以散篇刊載於地方報《馬祖日報》與政府出版品《今日馬祖》季刊中。

1987年台灣本島解除戒嚴令之後，金門馬祖防衛司令部旋即宣布金馬二度戒嚴，此舉引



桑品載《岸與岸》。



《今日馬祖》創刊號。

發金馬民眾強烈抗議，民心浮動，憤懣不滿。馬祖在台青年曹原彰、劉家國鼓吹金門馬祖地區立刻比照台灣本島解除戒嚴，並發動金馬青年於台北街頭抗爭請願。在社會的開放氛圍下，1992年11月金門馬祖終於解除戒嚴，軍方勢力逐漸退居幕後，以軍事防務為主，政務則交還給實施地方自治後的縣鄉政府。民眾開始可以在台灣本島與金門、馬祖之間自由出入往來，不受任何身分別的限制。在此環境下，文藝創作逐漸蓬勃發展，民間文藝創作者解除了意識形態的桎梏，無論新詩、散文、小說與報導文學收穫俱豐。

解嚴初期，時任縣議員的現任文化局曹以雄局長在台灣大學城鄉研究所夏鑄九教授的啟發之下，手執「長住馬祖」的大纛，藉由西方世界古老小鎮發展的模式，推廣社區營造理念，希望留住不斷流失遷往台灣本島的青壯人口。對這塊日常生活土地的反思，也反映在文學作品上。

由於社會環境隨外在世界快速變遷，在地青年雪泥、湘羽與筆者一同組成「馬祖藝文工作坊」，在社會教育館舉辦「台灣新電影影展」，引介新時代的藝文思維。生活在位居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的島嶼，歷經長達四十餘年的戒嚴與軍事管理，創作者的處境自然是錯綜複雜的。在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1990年代初期，筆者於1994年出版詩集《伏案精靈》，在長詩〈邊城四季〉的序詩中寫道：「國境的最北端了，東引島／流落於海峽的黑潮間／沿著亞洲陸塊的礁岩／在無星的夜晚凝結／一滴古老大陸的悲憤淚水」，為世紀末的邊境島嶼作了註腳；接著又在2000年出版詩集《夢蜻蜓》，持續以實驗性的語言與形式，書寫馬祖的大地之歌。

解嚴之後，馬祖政經環境劇變，雪泥在其於2010年主編的六人詩合集《群島》的序文中揭示了新時代的來臨：「從硝煙戰火到漁舟點點，從遺世臣民到旅人新站，群島故事的調性也變換的太多



雪泥、湘羽、謝昭華等六位馬祖詩人合集《群島》。

了！」面對台灣島內社會因政治開放導致的紛擾，雪泥〈廟宇的香火與動物們〉一詩顯現了詩人的敏銳與憂慮：「舢舨船搖上岸後片子開映／蕃薯對芋頭開火、布雷西特式調停」。千鶴對已成為機場跑道的塘后沙灘充滿思念：「紫貝殼埋藏的地方／那裡已是／沒有沙鷗／戀愛 飛翔的地方。」台北小雨則有著異鄉遊子的心境，〈月夜——潛渡〉一詩開筆即是異國風：「舢舨流順在海隅澳口的弧彎／劃過月影下波光粼粼之中／一筆而過的飄然」。女詩人忘筌在她的〈島嶼疫情〉中針對我們共同的意識形態記憶有著深刻的描述：「戰爭這隻病毒／從瞳孔嘴巴耳朵處點燃疫情／血紅色的法定傳染病／未被傳染就違法／懵懂的靈魂免疫系統／在國境之北掙扎著」。筆者則以〈島嶼甦醒〉預告群島新世紀的黎明：「島嶼逐漸甦醒，世界沈睡遠方／冷霧像小孩覆蓋甜甜夢境的羽被／童年的足跡是雨後的陽光／清晰地在岡林間移行」。

時光的流變中，詩人不斷回望，記憶便在字裡行間踟躕，留下無聲的喟嘆。在《群島》詩合集卷末，湘羽以一首〈該以多少時光訴說一條石階〉淺吟低唱：「每一陣行經的聲息／總是抖落在斑黃的鱗片／疊砌鋪展的身後縫隙之間」。我們彷彿在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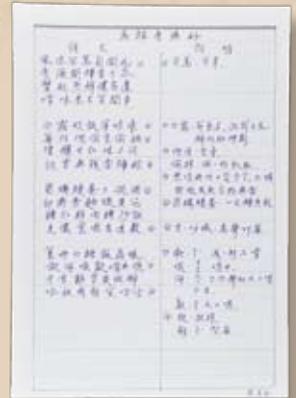
走過戰地歲月，迎接文學光輝
仙洲·戰地·曙光：金門馬祖文學特展



謝昭華〈在戰亂頻仍的年代醒轉〉手稿。



陳天順、夏淑華《雷盟弟的戰地童年》。



陳高志母語歌謠〈馬祖老酒好〉手稿。

落錯落有致的石屋內杉木接榫之間，聽見時間移動所發出的冷冷聲響。

新世紀伊始，連江縣文化局成立，並委託印刻出版社自2009年起舉辦四屆馬祖文學獎，蔚為盛事，新世代的寫作者普遍開展了新氣象與新語法。陳世鑽在〈芋仔〉一詩中寫道：「小小的芋仔你龍蟠虎踞，穩比泰山／而你的脾氣就是你的軀體／堅硬頑固而且不妥協／然而我們知道你的意志是向前的」，道出了島嶼居民在惡劣生存環境下所塑造的堅毅性格。佔了馬祖總人口近一半的軍人中，1949年自大陸遷徙至馬祖的一代已漸凋零，年輕的世代則每年不斷輪流自台灣本島移防馬祖。在東引服役的小說家何致和在島上生活近一年，退伍後卻以八年的時間錘鍊出長篇《外島書》，敘述來自台灣本島新世代青年在馬祖列島生活的所思所感。他說：「4.35km²，是這座邊陲島嶼的符碼，它充滿了陽光、空氣、水，充滿了大地初始的一切感受，然而，她的美麗不僅於此：有人為爭取權力而不計一切代價，有人裝瘋賣傻度日只為保護自己，有人心繫於遠方之愛並仰賴於它……。」此外，台灣本島的青年書寫馬祖故事的散文作品集還有林保寶的《馬祖，世紀末的告別》以及吳孟霖的《原來，我

們都忘了馬祖：一個馬祖大兵的青春紀事》。

值得一題的是一本圖文書《雷盟弟的戰地童年》，由家在馬祖北竿島的青年陳天順口述，他的妻子夏淑華寫成故事，並由陳天順完成所有精美的內頁插圖。此書出版後風行一時，獲得許多愛書人的收藏。而北竿島也特別受到繆斯女神的眷顧，歷來在此寫下詩歌與散文的名家有蓉子、方群、羅葉、孫梓評、莊柏林、林銓居、張曼娟等。近年致力於民俗採集的賀廣義（湘羽）則於2011年出版報導文學作品《島嶼群落祭祀》，並獲選為文化局主辦的年度書籍。

至於其他各種文類雖未結集，仍有可觀的作品問世，如楊孟達、劉碧雲、陳胤、沈政男、秦就、張英珉、田煥均的詩歌，翁玉峰、陳高志的福州母語歌詞創作，張亦農、張龍光、游桂香、劉玉花、李若梅、陳寶明、劉馨蔓、劉宏文的散文，陳春梅、林金炎、李仕德、陳玉利、陳瑞琛、李開炳、曹常仁、曹楷智、陳崇順、林泉利、張壽華、陳宜嬪、林宏志等的報導文學等，可謂繁花盛景。假以時日，當可開滿一座座有著繽紛落英的歧路花園。